

北国风

副刊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曹晖 执编/版式:毕诗春 美编: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@163.com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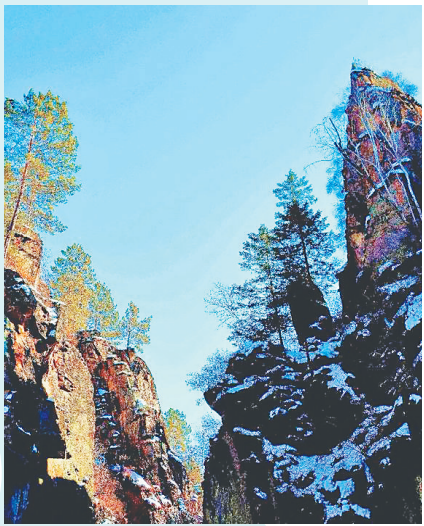
品味

茅兰沟

淘

陈杰

游览茅兰沟纯属偏得,因为在我到达嘉荫之前,还不知道茅兰沟,我是冲着恐龙来嘉荫的。经朋友强力推荐,我们才去了茅兰沟。过去的茅兰沟,如今已成为国家森林公园。公园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,小兴安岭北麓,2012年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



深秋山谷已落雪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,看完了恐龙地质公园,我们在黑龙江畔的一家饭店吃过饭,我以为该打道回府回伊春了。没想到陪同我们的伊春朋友老姚,邀请我们再去看看茅兰沟。老实说这有点拗口的地名我并不感兴趣,恐龙公园让我很尽兴,我感觉嘉荫之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无奈老姚一再推荐,他说茅兰沟就是北方的小九寨沟,非常值得一看。并不由分说安排了行程。

从嘉荫县城一出发,老姚便开始为我介绍起茅兰沟。67公里的行程,我脑海里已经装满了这个有着北方小九寨沟美誉的国家森林公园。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小兴安岭的林海

中,是地壳变迁形成的一条峡谷,是最近几年才开发出的三A级旅游景区,峡谷长15公里,深100多米,面积96平方公里。这里沟壑纵横,怪石遍布,水草丰茂,古木参天。

老姚告诉我,茅兰沟原来的名字叫“猫狼沟”,据说沟里藏有很多的野狼。当然这是从前的事了。现在这里已经看不到野狼了,再说原来的名字也有点恐惧,人们就取了原名的谐音:茅兰沟。琢磨一下新的名字,我感觉还有点诗意。

公园门前停车场密集的车辆,向人们昭示着茅兰沟的生机和吸引力。

我们走进公园,沿着向沟底延伸的小路没走多远,一座木制的晃桥出现在眼前,桥下是一池碧水,虽然桥的两侧悬着起保护作用的铁链,但晃动的桥面还是令人紧张和刺激。一个年轻的妈妈,领着四五岁的孩子先于我们上了桥。在桥身的摇晃中,母子俩小心翼翼地行进着,一大一小充满亲情的手,紧紧地握在一起。那情景在我的眼里真是美极了。我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,直到他们到达对岸下了桥,我们才踏上。

走过晃桥,是一片幽静的树林,松树、白桦,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树种,和谐有序地生长在一起,午后的阳光从空中洒下斑驳的亮色,我忍不住踩着绵软的土地走进林子,抚摸着一棵棵挺拔的树干,呼吸上几口清甜的空气,真是舒服极了。此时,阵阵流水的轰鸣从前方传来,像是向我们发出声声的邀请。我们从树林中走出来,迎着轰鸣声走下去。

茅兰沟的谷底,是一个生机盎然,多姿多彩的世界。由于头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的缘故,水量充足的溪流泛着浪花,跨过一块块巨石,奔腾而来,巨大的轰鸣在山谷中回荡。放眼望去,溪水中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巨石,巨石经过溪水常年的冲刷,已经变得圆润光滑,有的还布满了鲜艳的绿苔,像一道风景挺立在奔流的溪水中,任凭溪水千遍万遍的冲击,纹丝不动。在溪流的两侧,生长着茂密的水草和茁壮的树木。充沛的水分,使树木的枝叶鲜艳欲滴。

在赏心悦目的环境里,我们开始慢慢品味茅兰沟。充满活力的溪水,无疑是茅兰沟的亮点。而且这里的溪水变化无穷,美轮美奂,忽而缓缓而流,忽而奔腾跳跃;忽而形成一片镜面般的湖面,

忽而又形成飞流直下的瀑布;忽而依傍在游人的脚下,忽而又涌进挺拔的峭壁之间……

有水必然有桥,茅兰沟里的小桥各具特色,有充满惊险刺激的晃桥,有传统的拱形木桥,也有干脆就是一根圆木横在溪水之上。走在桥上,脚下是悦耳的溪水,四周是郁郁的山林,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大自然的神奇伟力,为茅兰沟塑造出众多的天然造型,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和共鸣:福祿石,这块立在一处高高的石壁下面的巨石,虽然高只有1米,长不足2米,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生活的期盼却是无穷的;龙砚,这一景观为茅兰沟增添了文化的色彩,也反映了当地人的一种追求;石老妮,一张布满沧桑的面孔雕刻在高高石壁上,既让人感觉岁月的无情,也可以体会到一种不屈的精神。

猫狼洞、黑龙潭、熊头峰这些充满野性的景观,更容易让人想到这里的过去,想到漫长的历史变迁。在一处叫做仙女池的湖面前,我和朋友放慢了脚步。一池碧水,镶嵌在青翠的群山之中,浑然天成。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非常优美的传说:说是天宫中的几个仙女耐不住寂寞,来到此处,被眼前的一池碧水所吸引,忍不住脱衣下水,兴奋地嬉戏起来。宫中的王母娘娘看见后,既怕有人窥到这场面,又不忍心破坏她们的兴致,于是挥手调来几座山峰围在仙女池的周围……如今在熙熙攘攘的游人面前,仙女池的魅力仍然不减。几个女孩欢笑着来到池边,弯下身子戏起水来,欢快的笑声在湖面荡漾开去……

穿过一段栈道,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石阶,抬头望去,直插高高的翠峰。老姚告诉我,石阶通向望鹤亭,是最后一处景观了。说完他带头攀上石阶。我知道老姚平时就有登山爱好,几乎每天都不间断,这会儿可领略了他的厉害,没走几步,他已经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;当我满身是汗,气喘吁吁地攀到山顶时,他却是一幅清闲自在的模样。望鹤亭建在一处山峰上,站在亭中,周围的群峰尽在眼前,遗憾的是那天在对面山峰上栖息的鸽群不知哪里去了,但从谷底攀到峰顶,在体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结束此次游览,我感觉也很不错。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

南街村的奇遇

嫩江渔樵

可是,已经来不及了,那刀子一样的铁嘴、那钩子一样的钢爪、那带着风声的大翅已经扑面而来探到眼前了……

可是,“雪中豹”巨大的翅膀却贴着我们头脸,一掠而过。

当我们缩下去的脑袋顶着几缕乱发战战兢兢重新伸出来时,却看见,“雪中豹”闪电般冲向近处的雪野,一只肥嘟嘟的田鼠正黄绒团般跳动。“雪中豹”箭一般射过去,在贴近“黄绒团”的一瞬间,两翅向后,尾羽如扇一展,两钢爪闪电探出,一个海底捞月,拾起“线团儿”,收尾、展翅、高飞。几个动作行云流水瞬间一气呵成,大家都看呆了。只有石武机敏,“大炮”一直在“嗷嗷嗷嗷、嗷嗷嗷嗷……”半晌,大家才回过神来,大赞这精彩一幕。

我们上车正欲前行,猛然,眼前出现了一幅神奇的画面:一只火狐狸,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它蹲坐在洁白的雪地上,浑身泛着金色光泽,肥厚的大尾巴铺展着,下颚一抹白连着胸腹,俏丽的尖嘴巴,可爱的圆脸上,两只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我们。大家又喜又惊,一时不知所措。

还是楚宏志了解情况,他回头笑着说:“碰上截道的了!谁兜里带吃的了?火腿肠酸奶苹果啊都行!”大家都异常兴奋,石茵急忙说:“哎呀,我包里有,在后备箱呢!我下去取!”楚宏志说:“看样子这个劫匪胆子挺大。”说完,他“喀喀喀”启动汽车,车轮慢慢往前滚。狐狸不情愿地站起来,犹疑地瞅着车里,似乎觉得我们不太懂事儿。车慢慢向它开来,直到贴近了,狐狸才不甘心地一闪,跳到路边。见车缓缓开过,它果然并不罢休,晃着蓬松的大尾巴追着车跑……

开出了三五十米,楚宏志的脚慢慢踩住了刹车,狐狸也停了脚。见我们一个个下了车,手里拿着红的黄的吃的,它仰起头,轻轻晃了晃肥厚的大尾巴,清澈的眼神闪动。石茵伸出手中的火腿肠,小心翼翼地递向它。小家伙对我们虽不害怕,但还是保持着戒心。

我们停住了脚步。一联酸奶、两根红肠,落在了雪地上,上面闪着明媚的阳光,像是客人给小朋友的礼物。

“文劫匪”。

我们继续赶路了。此时,阳光正好,雪原辽阔,前途一片银光。我们飞驰在山林雪原间,一只金光闪闪的火狐狸傍车飞奔,一只白羽黑腹的“雪中豹”凌空相送,前方山林又现一拨五彩缤纷的野鸡……忽然想起苏东坡那句词:“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岗”,颇生几许豪迈。

时近中午,我们到了南街村。这里是原乡政府驻地,街道规整,屋舍俨然。车在村东头的一座红砖蓝瓦的大院停下,主人王大鹏夫妻俩已从热气腾腾的屋内迎了出来。一条漂亮的大黑狗也跑到楚宏志跟前热情地蹭腿,几只大白鹅伸长了脖子,仰头嘹亮地大叫……

房顶雪压蓝瓦,屋内暖意融融。热乎乎的火炕上,佳肴满桌,香气飘荡:莹莹润润的肘子肉,厚厚的香;黄黄嫩嫩的小笨鸡,鲜美的香;五花肉血肠烩酸菜,酸辣的香;干锅炒的土豆、倭瓜、鸡蛋辣椒酱,热辣朴实的香,还佐着白蒜泥、红辣椒油、绿韭菜花……

王大鹏四十出头,短发,红脸膛,一身半旧迷彩服,朴实健壮。他红光满面笑容灿烂:“今天就吃个够!来吧,辣椒酱就酒,越过越好!”他一边热情让菜,一边又和大家碰杯喝了一大口酒。放下杯,王大鹏夹块肘子肉放进嘴里,边嚼边说:“老楚,你想南街,南街人也想你呀。这七八年,咱别说你工作了,就说年年农忙的时候,你从县里回来回回帮大家捎药捎农具捎农具跑事儿啊,可没少帮大伙忙!”边说,边环视下我们,对楚宏志竖起大拇指:“老楚,你是这个!”楚宏志不好意思地笑着摇头:“弟兄言重了,都是小小不言的事儿。这么多年,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照太多了!我要感谢你们。来,我敬一杯!”

见我们酒杯频举,两个女生听主人说去年大丰收,就去外面参观大粮仓了。

“呼——”的一声清脆脆音,杯里清澈热辣的液体,顺着男人们的喉咙直入胸膛。

欢乐的时光总是太短,一晃两三个小时过去了。当我们走出大院告别时,夕阳正用温暖的目光抚摸着南街。蓝瓦白雪的小村,泛蓝的雪野和淡墨的山林,都镀上了一层金光,美妙如歌。新一年的北国,似有一只如椽巨笔,正在广阔天地描绘壮美画卷。

佳木斯的雾凇

邵锦平

无雪不冬天,佳木斯的冬天白雪常见,雾凇不常见。

雾凇美如短暂的童话。“夜看雾,晨看挂,待到近午看落花。”这是对雾凇从形成到消逝过程的写照。因为雾凇存在的时间短,且需要足够的低温和充分的水汽,这两个极为苛刻又互相矛盾的条件下才能形成,因此它的美有与生俱来的神奇。

几年前,不畏严寒,跋山涉水地赶赴库尔滨大平台等地,只为看雾凇,它的美丽一直萦绕在我的梦中。

小雪节气后的一天清晨,浓浓的雾气弥漫了整座佳木斯城。我突发奇想,也许这样的天气能遇到难得一见的雾凇。

我赶到沿江公园时,雾气还未完全散去,十里长堤,银装素裹,自成一幅无限延伸的水墨画卷。

堤坝上,高大杨柳的树冠,一半婆娑向天,一半倒垂向松花江面,犹如黄山的迎客松。只是它不是松,也不是一棵独立,而是井然有序地排成排,连成片。枝条上挂满非雪非霜的银屑儿,如花如雪,如蝶如烟。原本冷寂的严寒因它的到来,顷刻间变得丰盈、生动且美妙。

“寒江晓雾,正冰天,玉树琼花云叠。昨夜飞琼千万缕,谁剪条条晴雪?冰羽晶莹,霓裳窈窕,欲舞高寒阙。烟波倒影,翩翩思与谁约?”看雾凇,从一棵到一片,从此岸到彼岸,思绪如雾,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之一,一面忍受着寒冬的千般严酷,一面承受着江水的万种柔情,于天地间升腾成一种独有的姿态,天然不失细腻,纯净不失端庄,妩媚又不失热情。

七八点钟,看雾凇的人越来越多。冬至金港湾,西至外滩公园,涌动着多彩的人流。人流在雾凇间,或急或缓,或打着漩涡,仿若人间三月天,梨花树下,燕儿纷飞,蝶儿翩翩。



堤坝树木上的雾凇。

佳木斯有雾凇,邀君共赏之。与雾凇的不期而遇,惊喜让我忘却了季节的寒。

沿着堤坝向前走,随时会遇到摄影师。他们或站或蹲,或侧倚栏杆,或趴伏地面,把调好焦距的镜头对着雾凇“扫射”。我忽然想起一位喜欢宅家的朋友,她说,哪里的风景都差不多,河流山川,树木花草,本就无奇,都是摄影师变换角度美化了的结果。可眼前的雾凇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它都是极美的,无须刻意构思,剪裁美颜,随手一拍,必会是大片。此刻,在摄影师的镜头里,就演唱主角的美女也变成了雾凇的背景陪衬。

雾凇的妙曼也给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。在摄影师的镜头里,雾凇是一种景观;在科学家的眼里,雾凇是一种自然现象;在文人骚客的心里,雾凇是一种情结;在哲学家的思想中,雾凇是矛盾生成的统一再呈现。而在农民那里,雾凇和天气紧密相关,又是风调雨顺的好兆头。

“数九雾凇连,伏里雨绵绵。”“冬季雾凇多,翌年天暖厚。”……雾凇带给人们的是对来年的期许与憧憬,它的价值超越了自身的美丽。

上午九点多,太阳出来了,片片梨花飞舞,仅一会儿工夫,雾凇就无影无踪。我的佳木斯从缥缈的白色梦境中走出来。

从此,不必再千里迢迢去他乡寻找雾凇了,佳木斯的雾凇并不逊色。



冰封江面上的红衣女子。张宪帮摄

雪映千里,晴空一碧。楚宏志驾车,我们一行五人,赴嫩江北岸的南街村一游。如果是夏秋之际,南街村附近有嫩江农场现代农业旅游区、墨尔根至漠河古驿站驿道、中央站黑嘴松鸡自然保护区、江畔公园、嫩江水师营遗址、龙江火山群科洛火山景区等旅游景点可供游览。而冬天,嫩江大地到处银装素裹,到处都是风景,这次前往南街村的路上,一路欢声笑语。白雪覆盖的原野,澄澈高远的碧空,路旁一排排闪烁的树挂,像一队队银盔银甲的士兵列队欢迎。我们开了车窗,任风呼呼从耳边刮过,寒风凛冽,呼吸畅快,惬意极了。

山林下畅行间,副驾的文生突然喊:快看!野鸡!坐在后座的石武闻声一下探过头来:“停车!停车!”楚宏志赶紧喇喇点刹,车很快停下。石武迅速推门下车,举着比胳膊还粗的“大炮”,像战士,向目标小心靠近。

前二十米处,白雪疏林的山脚下,几只鲜艳的野鸡正在路边觅食。公的红冠锦羽,壮硕威武,母的身披黄绸,温顺优雅。它们抬头打量,一辆黑车,四门张开,涌出红男绿女,像花朵迅速绽放。一个瘦小的家伙,还举着“大炮”,一步一步凑上前来。野鸡们抬脚扬头,大眼睛水汪汪的,头一歪一歪地左右打量着我们。

石武探头窥视,擎着“大炮”,姿态妖娆地在绚丽雾凇下向野鸡跟前凑。

野鸡似乎明白了我们在欣赏它们,似乎逐渐看到了镜头中漂亮的自己,听着“嗷嗷嗷嗷”的快门声,突然对着镜头“扑啦啦”振翅起舞,“咕咕咕”引颈啼鸣。不知是展示自己的美丽和才艺,还是载歌载舞来表示欢迎。

当我们重启车辆,向前开动时,野鸡闪了几步让路。我们在车里挥手,它们伸长脖子,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送我们。车在雪原前行,轮胎发出“吱吱”压雪的声音。从天窗望去,天似一汪蓝色湖泊,树挂似岸边梨花盛放。

玩转龙江